



明  
編  
卷  
437  
19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五

藝文

序

遼

放懷詩自序

耶律孟簡

禽獸有哀樂之音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况於

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

命故不憂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子雖流

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元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湛然居士集序

萬松野老 行 秀

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盡弃宿學冒  
 寒暑無晝夜者三年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  
 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  
 客問其故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又嘗慨然曰惟  
 屏山閒閒可照吾心耳片言隻字皆出于萬化之原  
 而膚淺未臻其奧者方索諸聲偶鍛鍊之餘正如檢  
 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平水王  
 鄰日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寶鑑無塵寒冰絕翳  
 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獻公詩又稱趙閒閒為

吾道主盟李屏山為中州豪傑如晉興學問淵源有  
 自來矣旁通詣極而要以儒者為歸故當經營創制  
 之初馳驅絕域宜若無暇于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  
 間為一代詞臣倡始非偶然也

明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賀 欽

弘治丁巳仲冬吉月古宜金德容之仕石州幕友人  
 戶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令其子士諮書贈德  
 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尚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  
 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於人自遊京師十

數年來安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者可謂有志於清慎勤者矣况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己治人尚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舉一州與賢太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操一州之幾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讎怨於齊民而竭智力於鞭朴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今不知歷何官已投老否德容倘往拜而請焉必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巡撫都憲侯公大叅前兵部亞卿張公欽之同年友也今不

知遷轉否德容爲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善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而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病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醫間先生集敘

都御史 李承勳

予昔從伯氏世卿子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已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予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間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遊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通塞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

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至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是則滯礙於形器支離於咕嗶力愈勞而心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機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知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克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

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卽吐實日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見卽羅拜而泣日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並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己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涵養之益爲多故其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

不知其早年自治之甚力憚深思而欲徑造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故多流於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主於躬行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下以周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外傑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面予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間見其子進士士諒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諒輩錄先生言行詩文奏議共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

矣舍言語文字何可以見先生之心謹敘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人以其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閭山下克恭其字也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爲醫閭先生云

定三城敘

御史程啟克

功名之際人之所開也殘慢之習政之所激也遲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覽焉石塘曾子舉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來按遼東當是時呂九州爲巡撫乙未春御史南巡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相得甚歡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北抵開原而返

遼陽又兩日而難作時御史尚在熊岳報至趨歸馳檄往諭門啟檄入張檄衆號檄下仆旗息鼓坐甲解橐鞬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衆驚曰御史至矣登陴走集日四五起遠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官屬父老走逆入院諸叛卒嗷嗷待命軍民啼泣陳說御史慰勞父老問所便宜更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往唁呂中丞移之行臺上言曰臣待罪邊圉邊人弗靖敢干制使罪唯在臣愚民不足誅唯聖明矜宥詔勿問諸臺諫請用師遣工部侍郎林公來按是月丙辰廣寧再變其夜撫順劫辱主帥御

史復上狀朝野洶洶司馬憂益劇御史曰事指循撫其羣佯莫與較物色大憝稽其所往來謀稍解七月甲子晨集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干紀罔治脅從首亂者死其捕之國憲毋登叛人左右相顧齟舌御史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卽走西城指授未移晷而縛八人明日撫順擒七人來獻又明日計殺陳羊兒陳羊兒者倡亂廣寧者也驍悍難敵故先事收之丁卯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算地方底綏反側震悚御史復上言曰遼東三變臣不佞見大同失畫屠戮慘毒臣欲以計滅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七  
已討擒元惡二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神靈  
軍民帖服唯臣死罪死罪天子覽之喜詔司寇議辟  
詔冢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論功賞詔使者還別遣  
御史勘奏敕至遼人呼曰微公吾爲大同矣我東人  
曷以報公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請肖像俎豆  
之又不可請爲文紀實御史又謝乃守臺下不去御  
史曰父老且休予方辭功請罪未遑也諸父老乃以  
李張二生來蒲河謁予以狀啟克受狀太息曰嗟乎  
事幾之不可失也邊兵構患始寧夏而甘肅而大同  
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激寇損師

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俾朝廷旰食可慨也唯遼  
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問悉解關鑰于  
心竊疑之比寓書於子曰茲舉終當別圖先生幸教  
我也子固謝未省也及其赫然決策不假兵革羣兇  
就繫弭兵裕民萬全無害雖古管葛豈其過之孔子  
不云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諸鎮之  
變唯無人焉當患而謀以致喪師糜財禍亂薦作絜  
此相度弘濟孰多父老俎豆之朝廷爵賞之不亦宜  
乎

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

陳仁錫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災異乞罷免其  
最沉痛之言曰但今所謂修省惟陛下下一人耳三十  
二歸讀書醫問山疏薦陳白沙宜居宰輔任經筵懸  
像靜室率子弟拜之廿載事母薦起不赴尋覲艱上  
書陳四事劾內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輒自忖不學  
無術盡削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峯先生年友也事  
之亞于白沙教人先小學敦古禮革習俗義州化之  
寇不敢犯其里見先生且羅拜止殺歲庚午余承匱  
司業上然大司成馬言有旨本雍坊翰會議孔廟從  
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其書可乎是書得之前屯

賀訓導君卿以選貢捍危城率先道義及進香河令  
勤政凜操撫恤遺黎公賢子孫也乞余序以傳先生  
生於義州古曰宜州醫問山居其右余奉使遼東都  
司卽其地今移而之寧遠矣初高皇帝命功臣龍虎  
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  
設都司焉東廣寧南錦州西大寧北一面鄰敵耳自  
徙大寧諸城人民盡予朶顏此州兩面受敵緣邊最  
要害云先生亟稱王中丞九臯創六馬營堡弘治王  
叅戎銘修建大清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  
踰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堡田耕且守而

又極稱遼當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創衛所建  
立學校報德報功何可忘也公嘗言洪永間遼兵八  
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盡反之銀糴中鹽尚  
苦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數使戰兵雖少而精不求  
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至哉言也子懋  
寧遠屯計工而分粒土甚沃美公言猶信公以銀的  
教射語人曰進不爲朝廷用退不爲鄉里益吾耻之  
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懷柔伯念久雨治水口旣僇  
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禮節其守臺貼臺不習于射  
官軍半私門敵至如入無人而爭買漢首以充級則

齒牙憤裂各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  
習蠶織於是教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於貼臺守臺  
勸耕勸績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虛耳嗟嗟中山王  
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從海之役屬之二將薊遼可  
兼中山兼之矣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矣意者山遼  
海濶關外金城遼海相注灌遙呼山東舒吻近控薊  
門張翼遼薊各自爲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大寧一  
矢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之乃合  
今合之乃離耳苟求其故宜閱此書苟求其故而不  
得宜閱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爲人臣不保疆土保父

毋保鄉里以貽君父之憂豈人也哉茲余評閱意也

本朝

知白齋詩敘

余少時讀書每論天下之山川人物以爲遼陽者國  
家豐沛之地遠接長白近挹巫閭土厚俗醇風氣完  
密必有偉人魁壘沉塞者出乎其間吾庶幾一見之  
及長游京師聞有焦冥先生者德高齒宿隱於留都  
雖崇事清虛而樂志經史且能以經史之學教其子  
弟誠心服之歲丁未遇先生於輦下客舍寒燈論詩  
半夜無間晨夕先生家本軍都遭時多難早歲流離

故其詩多家國飄泊之歎余嘗思當

先皇帝

初乎海內需才甚亟關東人士諳習文義者莫不致

身通顯立取富貴顧先生之才之地何難自拔而乃  
優遊不仕借名黃老閉戶著書於長松白石之間俯  
仰河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踳蔚盡發於詩殆所謂  
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冲乎自下確乎自持  
有古隱者之風焉去年冬十月復來都下余以簪筆  
侍從不能如疇昔之日夕相從也僅於下直之餘一  
過邸寓讀其近詩益進而雄渾激宕有振衣千仞俯  
視塵垢之想先生之鄉人刻其知白齋集以問世屬

余序之余考有唐三百年道士之以詩傳者惟吳貞節曹堯賓其後堯賓復爲府從事獨貞節召見之後求還嵩山終始一節至今傳其詩集十卷後來者倘有品彙我朝一代之作分爲正始大家則先生之名用垂不朽試問向者之通顯富貴其事業之可傳於後者幾人哉憶余與先生定交十四年凡五相見輒別去愧身嬰世網不得同先生登山臨水賦詩爲樂從慕先生之風序其詩而復述其聚散之跡有如此

焦冥集敘

府丞 姜希嶽

今天下學士家類言詩矣亦知詩之所以爲詩乎尼山以興觀羣怨之外使小子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夫草木鳥獸何與於詩而使多識之亦以其有合于人倫之大者凡觸類言情有不能不籍以明吾之志故上而君父幽而鬼神無不可感通而昭格蓋非以詩言詩而以詩言志也嗚呼自唐以律名而詩以唐盛實律以詩重而詩以律亡也漢魏以上溯于十五國之里夫巷婦未嘗言律而律存於性情之內比物而物協於情偶事而事類於志上下千百年間載之篇章咸可考而知也今之人嚴於論律或不知律之所以重乃務博矜竒無與於旨之所向而狂飈迅電自

謂驚人天下亦羣焉趨之按聲諧節既不和於絲竹之響因情求物復不協於歌詠之志所謂興觀羣怨之間往往有遠若河漢者甚或矢口而發凡音旁搜以及梵典不顧決裂以取譽一時求之和平之遺意雅頌之餘風亦眇焉寡聞矣將古之載道以言者抑類是乎余視學

陪京閒與論詩得二士焉曰心簡陳子焦冥苗子傑士也心簡以烏衣子弟播遷遼海所謂不窮愁不工者是歟焦冥當崇德之世以諸生而隸籍黃冠朝夕編摩究心史學且受剎公上人<sub>一</sub>人之友助而規撫近體剎

公節義人也且善於詩歌今焦冥年逾六十手不釋卷暇與盤桓發為聲詩駸駸乎盛矣雖陳子尚欲秘之名山而焦冥之詩出而公諸海內予之所謂律以詩重者真其人也苟得使天下之學士大夫及騷人墨士盡得其意而無詩以律亡之慮則幸矣

前通志序

府尹 董秉忠

聖天子御極以來武功震疊文教肆訖幅員式廓百度咸熙職方輿地之書直省漸次修舉而<sub>臣</sub>秉忠以叨簡命作尹奉天乃奉

詔借鎮帥<sub>臣</sub>督輯通志事書成將拜手獻之

闕廷謹颺言其端曰帝王以聖德神功膺圖受錄必有王  
氣特鍾之地締構鴻基而後四表宅心大業式闢綿  
寶曆於有永蓋皇天眷命靈祇協應理固然矣

太祖以武功肇造

太宗文德覃敷

盛京實為發祥重地

世祖統御萬方燕京定鼎遂為留都

皇上神謨睿畧眷念根本之邦畫疆設鎮分建州郡梯航  
貢琛欵邊內附者億萬計版圖所隸聲教所敷書契  
以來未有加焉臣竊按

盛京古營州之域星躔箕尾拱長白挾巫閭襟遼滄溟  
跨馭大漠蓋居出震之方扼天下形勝之首也稽之  
昔乘未有專書若是乎地靈獻瑞鉅典聿煌端以符  
開天立極之

聖矣述觀往古治化莫盛於周之成康雅頌所傳必推本  
古公文王岐豐之舊凡山澤險易之宜宮室苑囿之  
富與夫里巷風謠昆蟲草木莫不備悉誠以王業所  
自川嶽懷柔已奠宗社磐石之基而祖宗積功累仁  
創制立法皆裕千萬世子孫久安長治之計今  
盛京固我

國家岐豐地也是志也列其山川疆土則將遡高山荒作之勤稽其建置經畫則如述考卜燕貽之旨搜其民風物產則擬進幽風七月之章於以仰副

皇上觀光揚烈之深心則志而治道具焉矣受事以來早

夜兢兢

國初典制之大請之部臣邊圉諮之鎮帥內地則一二三有司分歷考究為圖有九為志三十有二事舉其綱詞規其質訂閱之餘仰見

示列聖謨烈之顯赫昭融深懼固陋不文不能頌揚萬一伏惟

石渠天祿珥筆之臣必有潤色大業黼黻休明者從

茲旁搜博覽以期明備焉將留都名勝之盛與

祖德

宗功

並昭垂於奕世斯固中外臣庶所拭目欣瞻也夫康熙

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奉天府府尹

臣董秉忠

稽首頓

首謹撰

前通志序

府丞邊聲廷

國家何以有志哉志以紀方土形勝人官物曲迄於英賢文行上追遑古下詔來茲而已志成獻之於上廼命詞臣裒集大書名曰一統志則統志以天下言通志以一省言不越戶庭而周知海內者志為之也

我  
躬自建鼎以來戡定既久  
文命誕敷歷數十年而有億萬年之圖三四傳而有千  
百傳之緒追原厥故肇自

太祖關土開疆繼以  
太宗功德隆盛爰及  
世祖正域四方今

天子宵旰圖治罔有暇逸以致六合嚮風輸誠納貢者萬  
國且共球矣其幅員之廣濶物類之茂美人民之愛  
戴政事之舒長高出前代駕軼隆占太平之象不待

稽之載籍咸能通曉雖然藏之  
太府垂之奕世者志也

盛京為根本重地

帝業之所由來日昌日熾通志更不容已奉

命纂輯良已有年祇以舊籍靡稽艱於速就去年夏六月

京外臣董秉忠甫任卽檄令各屬咸至量能授事分

類采輯或稽之稗史或詢之老成更取各屬新志增

刪訂正詞尚質實義貴顯明數閱月而稿成帙雖簡

約大義悉該尋付梓臣聲廷職司學政不敢以謏劣

自諉間附商確它日奏之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五



殿廷宣之宇下舉志所列而陳之自

勅基之始以至

皇圖之大自畿內之制以及邊險之防炳如耳考之天經  
天經如其燦也察之地宜地宜如其辨也徵之  
庶類庶類如其蕃昌也荷耒耨者農橫經者士畫疆  
布位制度式昭推而至於臣忠子孝友信頌貞喪至  
於方外遺踪避人邈  
則亦無所不著也  
終之以華國之事則 漢為昭 先與 而  
後高文如其彰彰也闕斯編者可以攬

盛京之大槩矣越歲用子春王 臣聲廷 以量移

京闕卿貳之班不能待剗剗之吉竣而去然頌颺

發祥大業樂觀是書之成則實昧昧其不能已也康熙二

十三年正月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事 臣邊 聲廷 稽

首頓首恭撰

前通志序

府丞 張鼎彝

志何昉乎禹敷土奠山則壤成賦爰作禹貢葩經採  
列國之風詞加詳焉其義一也後世風俗通食化莫志  
之屬皆襲其枝庶者耳然則志也者一方之文獻也  
史也即所以為治也取一方之所具而縷析之山川  
田賦有紀城郭宮室有紀人物風俗有紀前言往蹟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五  
以訖昆蟲草木之微靡不有紀士君子披卷而細繹  
焉體國經野之道統是矣郡之志重乎邑省會之志  
重乎郡地有廣狹事有煩簡所關者大則所舉者尤  
職其要也况創業垂統基萬世無疆之休媲美邠岐  
豐鎬者乎

盛京爲我

朝龍興地

太祖神武天錫攻無不取戰無不克大業於焉托始

太宗乃聖乃文任賢敷教百度釐修遐邇豫附已具撫有寰

區之槩

世祖定鼎燕都天庥滋至禹甸周疆悉隸籍於職方氏要唯

引

前聖遼左丕顯之緒也我

皇上宵旰圖幾禮明樂備追述

祖功

宗德纂修

大清一統志以昭來茲爰

敕奉天府尹先修

盛京通志以便彙輯爲諸省弁冕粵稽往乘秦漢以來  
遼地界在邊陲竹策寥寥無足異者迨遼金建邦啟

土文治未光記載仍多闕畧明改郡縣為衛所雖舊  
有遼東志兵燹之餘無復蠹簡維時幅幘狹隘亦未  
有如

今日同江愛渾諸地方數千里之廣悉歸版圖者也稽  
攷莫資撰述罔據是以珥筆者恒深舛漏之虞我

皇上灼其故中

命府尹會同奉天將軍寧古烏喇等處凡從古輿圖所未

備者咸搜採弗遺訛於是京兆

臣董秉忠

仰體

宸衷率二三守令夙夜敬勤以勸厥事不期年而告竣猗

歟休哉誠千秋曠舉也

臣鼎彝

承乏典學茲土校士

之暇為取其畧而三復之因思是役也非徒焜耀  
冊後方輿之雄濶我

皇上蓋有尊

祖敬

宗勵精圖治之深意存焉志山川疆域如誦天作高山庶無  
忘

祖宗祥發之有自志城郭宮闕如誦臯門應門庶無忘

祖宗締造之維艱念

祖宗分職亮采董正百司志官制恍然周官立政之書也念  
祖宗貽謀勤儉開國忠厚志風俗恍然烹葵剝棗之什也重

農勸穡不溢惟正之供則

祖宗所其無逸之宥密可法也為之志田賦崇儒重道扶進

人文則

祖宗菁莪樸棫之雅化可式也為之志學校長白鴨綠挺秀

鍾英至

本朝而天地之靈蘊無復秘藏從龍崛起一德一心則

祖宗知人善任之睿哲可師也為之志人物若夫前言往蹟

必錄昆蟲草木必登則

祖宗寶善拜昌不貴異物之德固有無在不存者繼自今

聖子神孫紹休御極咸知取

祖宗之所以治遼者治遼且將咸知取

祖宗之所以治遼者治天下也不亦常留到隆於

盛世乎昔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嘆曰吾乃今而知周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後之君子觀是編亦可以知

我

皇清之德之盛與我

皇清之所以帝也夫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奉天府府

丞提督學政 臣張鼎彝 稽首頓首恭撰

題蔣毓英重刻漢紀序

郎廷樞

蘿村蔣氏昆弟刻荀袁二紀成商邱宋冢宰讀而悅

之謂其校勘詳慎雕刻精工視黃氏所鐫本爲良蓋是書竣於康熙丙子距黃氏已百有五十年而黃氏板已不可多得則是書之刻又烏可已哉余嘗慨古今作者之有幸有不幸也班固繼馬遷之後而爲紀傳而後世作史者因以爲例要之前此固未嘗有也夫史非徒記事而已將以明一王之制政治之得失禮教之盛衰鮮不於是乎取徵使後之讀者瞭然如指諸掌則固不得取紀傳而忽編年也而後世乃尊奉班范之書而於是書則目之爲逸史卽藏書之家不無皮本不過籍以爲參考之備亦聽諸可有可無

之數焉已矣嗟乎古來著述家論議卓卓足以徵往古而信來茲者不知凡幾如謝承司馬彪張璠諸儒之書皆日就散佚寧獨荀袁二紀乎哉蓋書之傳不傳亦存乎後人之好尚焉耳然則編年之法遂不行於後世乎曰是不然中古之事莫繁於東遷以後其間會盟征伐聘問燕享無日無之蓋有史策所不勝書者然而夫子作春秋寓褒貶於筆削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邪正曲直粲然眉列則春秋者固千古編年之權輿也宋時涑水紫陽二家遂祖述爲編年法而資治綱目二書復行於後是亦編年之遺意云

爾孰謂其不可行哉班氏范氏崇事詳贍意在表章人物然其文冗蔓繁委使讀者循覽而不得其由則二子之文其亦猶行古之道歟故予謂讀史者欲博考事蹟則當以紀傳爲歸欲統會全旨則當以編年爲正二者如經緯之相須其不可偏廢明矣蔣氏板後歸於年中丞家子復得之年氏乃爲言以著於簡端

南唐書序

蔣國祥

自薛居正序次五代以明宋統所承歐陽氏五代史出遂列南唐于諸國至司馬氏因而不改邱氏謂朱

子作綱目未敢顯著本朝之失推後唐繼唐而仍列爲五代以示有宋得統之由然綱目於朱梁時猶先標晉吳特稱唐號迨後唐旣亡乃標晉漢周之號於前而南唐改元獨各稱其主之廟號是亦可知朱子之意矣楊維禎正統辯云南唐嘗立大唐宗廟自稱憲宗五代孫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優於繼周繼漢李槃世史類編亦推南唐爲正改綱目之先晉後漢而先南唐猶楊氏之意也南唐事散見者若江南錄九國志江南別錄南唐近事江南野史十國紀年五國故事諸書外有胡恢陸游馬元康南

唐書胡恢書久不傳陸游書戚光云以他書考而知之蓋仁贍之傳游固自著其名矣元康書成於一家故今以令名其書較陸互異陸書共十八卷而馬視陸書益四十九篇陸視馬書益二十八篇又併徐主於李建勲傳李德明於鍾謨傳凡合併共九篇其紀名之異若王會之卽王安李弘義之卽李仁達孫忌之卽孫晟張彥卿之卽彥能李貽業之卽夷鄴或改賜或更名可考而知也紀事之異如陸傳孫忌不及肉臺盤事李元清不及科歛事馬傳柴克宏有杲仁助戰之事盧絳有玉真同刑之事似馬紀怪誕而寥居素假處常喬匡舜申屠令堅輩矯矯大節反從所畧者也至若陸書于女冠耿先生詳宋后潛奔事以著其妖而所云酒禿高氏子首脫其名似亦微有疎處要未足爲陸疵矣暇日與許子又文家季一臣取二家書閱之皆有可採未可竟詆馬令書作酒後談資也第舊刻多訛因求善本共加參訂重付剞劂適大梁周雪客來湖上出箋注南唐書相質得廣所未見然茲刻實欲于正史之外別存二家之書世不乏博雅之士或分觀焉合覽焉兩家義例益復較然而于正統同異之辯當有得其說者矣

重刻前通志序

府尹 廖騰燧

盛京之有通志也所以弁冕諸省而誌

祖

宗之勗業垂統根本鴻圖猶詩之冠以周南也其間山川田賦城郭宮室人物風俗以及前言往蹟昆蟲草木之微於康熙二十二年我

皇上纂修

大清一統志

特敕奉天府尹

臣董秉忠

協同鎮帥督輯成書歷有年所

臣騰燧

康熙四十八年恭承

簡命尹茲東土見地勢之豐隆人民之熙皞乃知王跡肇基

皇天之眷命有自來矣爰取通志一書朝夕披讀恍如目覩邠岐豐鎬之盛惟是此書頒行日久印刷滋多梨棗蒙翳臣謹會同府丞臣呂履恒治中臣李舜卿通判臣嚴舒並府州縣臣唐之夔盧兆鵬李尚隆等協力訂正鈐板一新因思我

太祖

太宗文德武功肇造區夏



世祖統馭萬方定鼎燕京至我

皇上以神謨睿算式於九圍版章孔厚式廓日增而尤倦  
倦於留都首善之地

聖懷所注往往托之篇章以示其容保無疆之意是故封  
山有典訓士有文蠲租有詔

東巡有詩臣於拜手諷誦之下仰見我

皇上敬天勤民孜孜無逸之心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永世  
而千萬禩所宜法守者也用是齋宿繕寫敬鐫於三  
十二卷藝文之首俾讀是書者知萬幾之暇留心於  
士風民瘼如此繼自今

聖子神孫邁功德之崇思締造之艱振振繩繩紹休勿替

臣請誦萬年受祐之什以對揚其美盛云爾康熙五

十年歲次辛卯奉天府府尹臣廖騰煒稽首頓首恭

撰

留都文萃敘

府丞 呂履恒

留都文萃者予為奉天丞試士之作也歲辛卯予自

西臺蒙

聖恩擢在此職例兼學政甫下車觀風得文若干首嗣是  
季有考月有課越明年壬辰春歲試兩郡彙而集之  
故全也萃聚也謂人文之所聚也天地翕而萬物生

上下交而治道成學行合而文教興是故觀其所聚而見人文之大全也我

皇上堯仁舜智稽古右文光華復旦之治媲唐虞而聖學日新無時不以教養爲務惟茲

留都乃

國家發祥之地風雨會和之區其土博厚其俗敦龐其民質直故其爲文也清而能淳秀而不佻加以官茲士者自尹若丞而下咸思仰承

德意以收儒效漸摩日久蒸蒸日上變予不敏猥承諸君子後夙夜祇懼罔敢隕越是以從龍之裔人才輩出卽

十學人士亦彬彬可觀竊思文教武功隨時異用皆帝王御世之權而移風易俗之大機也昔者周室盛時辟靡鍾鼓四方攸同因之重熙累洽遂卜年世之遠論者謂周治尚文較夏商爲明備不知周之先祖父公劉太王之世其尚忠質也久矣我國家受

天景命

列聖相傳肇基

興京洪惟

大祖高皇帝智勇天錫保世滋大規模宏遠

盛京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三

太宗文皇帝創制顯庸光大前烈立學校行釋奠禮美哉始基何文治之隆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以聖神文武之資奄有九州定鼎燕京導民養士皆可爲萬世法程幽岐豐鎬之盛遠過姬周而太和之在宇宙咸萃於

聖主之勲華矣夫源之遠者流必長根之茂者發必盛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之象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十五國風以二南爲始基絲之九章推本受命之原而必以疏附後先爲蹶生之助然則制義之文其卽古者揚言之典而學校之臣所由以人事君者乎且言者心之聲文者行之表也士有才能而不遇有司之過也時方邇隆而學不布聞亦士之恥也用是拔其尤者授之剗剗俾海內人氏知

聖天子之欽明文思化成有本而

陪京之風會三韓之才藪所以鍾聚於東北而發揚於天下者其來有自蓋乾高坤厚之氣生長乎震然後異齊於東南而萬物兌悅焉則國家萬年之景運於是乎徵而世有知言者亦將於此覘多士之器識而決其所成就豈徒競勝藝林取悅當世云爾哉

書

漢

與邴原書

孔融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  
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  
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  
兵之雄若棋奕爭梟

晉

與陶侃書

慕容廆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  
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  
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  
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  
命未改元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  
簿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  
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倡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  
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僣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  
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  
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  
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邱明恥之區區楚

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黃池况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懼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志藏其勇畧卽將呂蒙凌統高縱曠世哉况今凶羯逆暴中州

人士逼迫世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衆心一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魯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之圖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堯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

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盡宣

與度冰書

慕容皝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

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虛已好善賢士歸心雖爲闡豎所危天下差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上陶侃書

遼東相 韓 矯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崕  
 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  
 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  
 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咎獫狁之強匈奴之盛  
 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  
 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  
 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  
 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  
 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馬一作戎不稅駕動成義

舉今羯寇滔天占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  
 率義眾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  
 况廆輔翼王室有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  
 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  
 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  
 東盡樂浪西暨代土一作山南極冀方悉為虜庭非復  
 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進封  
 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  
 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  
 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

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

南北朝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高恭之

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乏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疑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命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

得身隸繡衣名克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

明

簡石齋陳先生 其六

賀 欽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別至今忽忽九載企慕之私無間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日策讀近思錄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饑之得食渴之得飲欽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專意于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



少進愧思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改于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

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見雖聽不聞至麤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况於究義禮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學此則決無疑也林絕熙端默有見誠晚學所當遵行欽又欲求僻靜處或山寺中靜坐以收久放之心第老母年高無他兄弟備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攜一二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於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

今稍識用工寧敢蹈故轍以自取絕于大賢君子耶自  
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  
生道明教行樂莫大焉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  
識在何年耳相望萬里不勝馳情謹貢此書不罪僭  
易幸甚

簡都閫

賀 欽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喻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堡  
居人甚大惠也蓋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於無  
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績日後  
人人遂暖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澤之溥極  
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謠也桑棗之植亦  
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  
府中以教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望及時行之邊方  
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爲不急則非吾民之  
福矣用敢瀆告惟高明留意焉

與鄧都閫書

賀 欽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母老身病有辜盛意愧負愧負  
更望執事充此爲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問幽顯  
苟得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鎮  
守或用以自輔或委拔衛所以主軍政此忠蓋之大

端也或以生之不才有孤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  
豈可乎哉惟高明勉圖之

與王天申書

賀 欽

令姪誠繡衣公選入遼右書院用功杜誠亦然誠母  
老疾嗽喘不寧雙目不辨物色思其子不得見日夜  
憂戚書院生惟歲暮得歸餘時不得擅出書院門寺  
者弗容故耳杜慈之在官能不思其母耶萬一自今  
而後母氏告終寧不爲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  
者當速語慈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  
闋再起能忠孝兩全也慈之與吾天申爲密友而余

亦託交慈之父子間知慈之歸養爲美事而不以告  
是吾人先不自盡朋友之道也是明視慈之墮不孝  
之域不一引手救之也是謂慈之不能辭官歸養便  
已私忘母慈也在吾人而可如是乎曾謂慈之之賢  
聞良友之忠言不惕然悔悟解組趨庭終愧反哺之  
烏乎因會錦州友言李廷幹父八十有餘病卧弗起  
余曰朋友當勸廷幹歸終養再仕張解州在座曰子  
何舍近求遠杜母如是而不勸慈之尚何廷幹之勸  
余深然之用有此舉惟天申圖之

與遼東撫巡諸公書

陳 綰

夫遼東之荒極矣敝關切近觸目劇心愧不能上鄭  
俠之圖亦嘗抱隣父之憂竊爲議之今之所謂救荒  
者非請發內帑乎非悉發官廩乎非勸借富民乎夫  
請發內帑大工鼎興司農告匱年例外不能多發矣  
悉發官廩遼之廩庾所積幾何勸借富民自霖雨壞  
蓋藏外國掠屯堡富者轉爲貧矣今之所恃惟關西  
糴買一節耳然薊永歲本不登加以沿邊糴買軍餉  
其資遼東者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  
米少遼人糴買者多則有商販轉市山東之粟自天  
津等處下船徑抵豐臺鎮遼人有力者從此轉搬無  
力者止赴山海攜數十百文覓升斗於商販之手天  
米價已騰貴加以展轉接買大者驢馱車輦小者背  
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浮於米值亦止可達  
廣寧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溝渠  
車牛莫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麥  
須之產而關西之米踰河而東者絕少夫轉輸不通  
糴買無從則米價日增雖月散數金無益也說者以  
爲海禁少寬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得抵三  
岔河不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踣斃如  
今日哉夫救荒如救焚溺海禁固不可弛然與活遼

東千萬人旦夕之命孰重夫從權以濟一時之急而  
年豐禁復如故是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  
也夫遼鎮之隸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以前禁  
例未行文移往來花布鈔錠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  
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自禁例一行公私船隻盡廢究  
其所以不過杜絕逃軍之路又或以爲泛海恐引外  
寇也夫欲絕逃軍惟嚴盤禁若倭寇自劉江望海碣  
之捷其不至遼東者且百餘年就慮其至不過遠哨  
望謹烽火而已卽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海之  
間不行隻艘乎此所謂失火之家不火食之計也嗚

呼使遼境時和年豐道路無梗則可萬一山海寧前  
咽喉一線之地少有隔阻則遼境不孤懸絕域乎卽  
今盜窺衢路轉輸萬難則咽喉之不塞者直一間耳  
其可不爲寒心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等州不浹日  
而近考之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存海船三十餘  
隻海道旣廢船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行  
其地有羨粟而無厚售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  
得以泛海貿易則一葦航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  
其與廣寧以西輦輪關內之粟者勞逸奚啻十倍也  
誠欲設爲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巡按嘗奏添邊備

僉事駐金州矣今建議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等官時爲督察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今日脫巾枵腹恐恐然慮蕭牆之變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錢人相食不顧而猶泄泄然守懲噎之過計愚竊以爲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痼瘵之念而不惑於拘攣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生曷容贅

本朝

上奉天京兆書

御史郝浴

自公祖先生歷事以來開濟於滿漢衙門權衡於官民經制有體有裁中情中理故上下貼服如改民一事舊任張佟諸公爲民力請而朝議未允今得諧於福曜之一日是斯民獲更生於仁人之手也從此廣學宮開鄉選以蓄其經術資其進取旌孝行錫耆爵以睦其宗隣厚其風俗民將不徙而自致此真賢人君子之心而公祖先生之任也比聞有以勾逃之說進者欲嚴立科條以待之竊恐傳聞之誤而公祖先生未必肯創向來未有之例以加於今日旣寬之人也且招民之中去者儘多未聞勾攝何獨至於新民而及之乎况中有至情有補於法而無礙於國不敢不委曲以相告念此屬罪徙天外轄以佐領或

有一二隻身無賴之民官不能謀其生聚已不能救其饑寒不逃則坐以待斃名爲逃法其實逃死雖就食他方實難回本籍卽以其名貫報督捕勾之徒騷擾其州縣而已矣剝銷其鄉里而已矣繫累其親戚而已矣顧安所得其人乎一有片紙之投便貽一路之害至於托身有籍之人偶或探親變產自求生理則不旋踵而返旣不忍於此棄其室家又不敢於彼累其父母非惟情不忍逃亦勢不容逃在民情之可原如此以言夫官於從前之逃不加少在將軍佐領未嘗以此受過而向後之逃不加多在有司佐貳何至以此引咎而官職之無礙又如此總之以民情論無賴之人雖勾之而莫得有籍之家雖不勾而自來是科條不必立也無賴必逃之人雖勾之而終不能禁其不逃而有籍不逃之人乃一勾之而反迫之以不得不逃何也守此則無以資生控彼則難以入里又坐成待斃之局非迫之以不顧一切而逃乎是立科條不如不立科條之爲愈也以官職論不立科條則尚可如佐領之養晦一立科條反立刻來有司之責成卽以

朝廷論赦之改民本所以寬恤之也痛念待罪於身猶

感寧家歸獄之恩而解網之後反生畫地爲牢之怨  
是不立科條不但下不病民而且上不病官一立科  
條不但下以病民而且上至病官而又病國也何所  
利而爲之乎况公祖先生中朝雅望在處爲霖不過  
暫守留京不久當高躋崇班或申明部務或釐剔憲  
綱爲國家爭大是大非以造萬方之福區區勞民何  
足以煩碩畫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

傳

唐

渤海傳

宋 祁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  
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  
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  
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  
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



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  
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  
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  
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夷遁去  
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  
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即  
並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  
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  
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  
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

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  
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元宗開元七  
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  
北諸部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  
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  
一長使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  
一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我告  
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  
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  
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

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疆  
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  
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回諫武藝怒遣從  
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僂路自歸詔拜  
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  
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  
地并留使者不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遂源復論旨  
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  
門藝帝怒道遂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  
報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

道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  
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表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  
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往刺於道門藝格之得  
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武藝死其國私諡武王子  
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  
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  
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  
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  
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死私諡文王  
子宏臨早死族弟兀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

臨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  
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  
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  
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  
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父  
仁秀立改元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  
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  
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  
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  
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度

晃立死元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  
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  
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  
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  
湯榮興六州獺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  
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  
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  
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  
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  
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瀋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

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沸湟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鄘慕常四州又鄧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泉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

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一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

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  
 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  
 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  
 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  
 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  
 之鰾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畧  
 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  
 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

按渤海開基肇遼金之盛雖故蹟多堙而宋祁傳猶能記其大畧故備錄之

元

耶律楚材傳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大祖  
 至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

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以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待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

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六十

人於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

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

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



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劾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樸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

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田是逃者莫敢舍多燔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

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

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  
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  
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  
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  
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  
始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得緣  
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  
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  
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  
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  
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  
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  
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  
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  
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  
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  
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  
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奧都剌合  
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辨諫

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  
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  
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  
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  
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  
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  
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俸祿分其  
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  
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  
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

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令任使非人竇官鬻獄囚  
輟系無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  
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  
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  
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將  
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  
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與魯刺合蠻以貨得政  
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  
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

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  
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  
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  
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  
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  
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  
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  
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  
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  
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  
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  
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  
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  
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  
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明

朱鄧林先生小傳

李集鳳

先生姓朱諱國梓字子壽號鄧林別號葵誠子遼東  
前屯衛人也父諱梅以總戎屢建奇勳先生其仲子

也少穎異負經濟才以明經入仕籍累官至永平兵備道所在有治聲甲申流寇陷京師時先生任永平誓以死母夫人諸氏曰死固其分顧吾年幾七旬汝死吾亦不能獨生母子徒死無益也汝盍隱忍以終吾年且因觀變而爲復讐計乎先生於是奉母歸山海受冠祝髮廬先塋之側而獨處焉未幾榆關倡義拒寇先生乃率家騎入關左右而共圖之清興亂既平奉母居石門當事者屢薦於朝陳情固不就日以湯藥侍慈闈故其詩曰國喪君何在家危母更劬輸忠應致命顧孝暫留軀大義不容髮雄心獨惜鬚深山慈侍下邁軸隱柴愚觀此而先生之志可知矣越十七載母夫人以壽終居喪合禮哀毀骨立幾不欲生允以忠孝性成者歟先生無疾言無遽色無惰容從之遊者如坐春風至其朗識沉謀委折周至不能測其涯涘也先生善書筆法迺媚匠心入古或鳴琴於明月之下或垂綸於流水之間蕭蕭茅屋雖每絕糧晏如也蓋其德宇深純養之者厚而清風高節真足以立懦廉頑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吉先生之謂矣

文

遼

述時政文

室女 耶律常哥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  
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  
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  
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  
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  
鄙妄廢金帛思益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喜善不  
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  
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致遠則始朝廷

明

祭古墓文

賀 欽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鷄杯  
酒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  
作廬掘土築墻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  
別所取棺入城貨人爲槽用飼畜產自恨無德化及  
家衆乃致園丁爲此不仁知之後時改過遲暮謹以  
遺骨復歸故器深埋堅築誌以封土期以久遠更無  
他虞世俗衰薄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  
古人骨棄何所我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

行政各使遺骸得歸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忘者存鑒此誠意尚享

本朝

祈雨再告城隍文

蓋平知縣 駱 雲

是年六月之九日禱雨於神至十有一日午刻微雨猶無雨也因再拜於神而告之曰蓋令雲瀝誠爲蓋民請雨於神神亦當請雨於帝自今三日甘霖未降豈司土者德不足以動幽穆而蚩蚩者衆宿因舊業未能板不祥而驅旱魃歟又豈男者躍冶未盡懲女者垢口未盡滌尊卑之義未盡明長幼之節未盡著

子不克敬厥父弟不克恭厥兄而致之罰歟抑俗尙武健負氣矜能因心肆好自稱賢達富者權衡取倍貧者見異思遷歟有此數者皆足以致旱雲聞之一日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人之恒也今待之三日不應更待之三日不應田無苗隴無麥能免異日之饑與死乎雲不能盡除前此數者於蓋罰宜降雲之身至於蓋之人罪有重輕品有良窳願天以差等之報報之勿概置之饑與死此雲所以祈請之意也神其以此上聞於天憐其情真詞切而許之雲謹齋沐以待大雨之至



鳳凰城城守尉和代碑文

周 寄

自古社稷名臣殫智竭忠彪炳宇宙者類皆立德立功傳之永久緬惟我

皇清誥封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鳳凰城城守尉馬公

諱和代者分賦東陲心存撫字勸農教稼和市惠商勤簡閱而荷鍤之儔日嫻騎射敦詩書而絃誦之家歲薦膠庠值雨暘偶愆則多方告糴士卒無庚癸之呼室家有更生之慶倉厥久墟則修葺以資儲備衙署傾圮則繕整以肅紀綱恭儉持已則匪躬勵蹇諤之節委蛇高素絲之風寬和御衆則樂只深愷悌之思協恭著寅畏之雅扶危濟困則囊橐時傾養老恤貧則粢餼常繼清操厚德在東陲者二十餘年一日長逝闔屬之人瞻望莫從想像彌切屬予爲文以紀之敢以不文辭謹述見聞壽諸珉石以誌不忘云

銘

隋

大鳥銘

虞 綽

歲在壬申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

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  
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于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  
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  
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于夷波璧日曬光卿雲  
舒彩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  
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  
盈尋靡霜暉于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峙鵲起  
鴻鸞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  
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召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  
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  
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  
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  
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  
一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  
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  
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  
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溼駐驛巖陟窅想遐凝藐  
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  
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  
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

本朝

承署座警

知縣章經

事物糾紛虛其胸臆慎毋擾之和以服德南山有松  
亭亭且直北海有水汪汪不測靜言以思踐其所實  
體而用之近在食息朝斯夕斯勗心修慝

墓誌銘

明

一峰羅先生墓誌銘

賀欽

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彛正號一峰其先豫章人唐  
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崗教

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灶無臣事于  
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考諱修  
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  
日生先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常隨李入園收果長  
幼就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于庭不匝  
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于里師時乏書里師令  
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  
拔樵則携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  
十四授徒于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嘗曰  
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

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明黨以道學  
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  
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校也  
是年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醢酸物丙子  
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  
罪于天冷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  
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  
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  
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  
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  
拳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真狀元爲翰林修撰無  
何會內閣大學士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先生詣其  
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  
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拱故  
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  
名曰扶植綱常事奏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  
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鬻文以  
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先生以其  
求文未償受之明年召還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

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卧病養心之餘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便觀日庶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于是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並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乙未卧病鼯囂乃于金牛山中結茅東曰

靜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先生于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怡然而逝無所顧慮者見道明也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祭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十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脉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其生蓋不偶也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

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理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先生于功名富貴真如浮雲之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矜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幹樞梁柱先後

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二月一日葬本里都溪塢上源有一峰集行于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逾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自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醫閭先生墓誌銘

潘辰播

愚始聞醫閭先生之訃既爲位哭之已而厥嗣鄉進士士謚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深所撰狀請愚銘其墓愚與先生道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游一朝之好可倫不能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先生于官邸幼挺疑岐長標洵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爲學止于是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諸語因省曰作聖之功端在于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兩躋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老親在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擢戶科給事中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是職尤不可以苟爲者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于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智董旻各上章極諫先生言修德彌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天意可回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卽告病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爲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先生爲有道之士修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

心修身及經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于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古聖賢典籍于中矻矻然窮日與夜而繙閱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已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瞻何暇及人久之于性命道德之蘊天理民物之彛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所得益深始內履焉而其爲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礪淬厲成其器業故及門者咸知有爲已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于他岐矣雖不出戶庭而達官貴人間風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得其緒餘而惠

及生人者恒多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及除陝西參議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璽書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極其愷切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昏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



溺于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而不顧其于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林每時和景明必携門人子姓登高涉遠徜徉嘯咏而歸充然獨有所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言大有關於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寶之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鉅室鮮不爲其所撓獨相約不敢犯于先生之族雅量汪濊喜愠不形惟愛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不寐如有愆違

則疾首蹙額不能安也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席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賓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而卒生男四長卽士諮次士闇士謨士詔皆積學待聘女一適本城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冢子倫次適指揮劉渭餘亦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閭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問山人自號人遂稱之爲閭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於

天下而能明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能行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未大被於天下而能化其一鄉一郡之強暴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風勵天下垂範後世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於一時一世而已耶是不可以銘乎銘曰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逢源達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已不愧不怍盡善盡美表今風後寧有窮已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賦

明

具瞻亭賦

給事中 劉琦

戊子秋莪峰公與客躋醫閭之山憇於盤石之上俯瞰滄海仰睇丹崖覽東遼之據勝想重華之肇封升降剡施顧盼杳森指謂客曰美哉山河卽此可以寄覽矣又奚必登絕巘之危哉乃卽其處作具瞻亭斥粉堊之施戒雕琢之巧無枚實之工鮮土木之擾匪惟怡情縱目實可省俗觀風故賦其事以美之乃曰陟西山之巖巖兮摩雯漢之蒼蒼挹煙嵐之疊翠兮

溥盤錯於淳龐對諸峰之羅立兮儼劍戟之森張崔  
巍萬仞環抱六重勢同插架秀壓居庸緬孑然之特  
出兮顯西域之梵宮卧霏霏之煙霄兮驚鶴馭之崆  
峒聆哀壑之呼號兮響幽間之石淙北窺長白南眺  
蓬瀛孤竹西挽鴨綠東滌俯三韓兮跨長城控九區  
兮拱神京繫澄泓兮溯遼水泛素影兮凌河之清至  
夫邱垤白雲栝栳紅螺高並泰岱列勢嵯峩基托醫  
閭兮緯地理星分箕尾兮煥天文揖仙人之洞兮擷  
芝草之香薰通聖水之圯兮簇碧波之細紋俯呂公  
之崑兮襲遐壑之芳芬指東丹之臺兮餘萬卷之典  
墳若其鳧鷖振鷺頡頏狉狉佳木異卉高低鬱葱聳  
麗閣倒喬松懸瀑布而長空西風急而暮山紫北雁  
盡而秋葉紅良辰不再勝槩難逢攀巉巖之危石若  
凌虛之飛鴻迥川澤於盼矚覺宇宙之靡窮亂曰鳳  
凰翱翔兮鴟鴞潛藏魑魅遠遁兮鳥雀踟蹰虎豹歛  
跡兮濺濺牛羊善韓范之宣撫審憂樂之後先威聲  
揚於雲表惠澤洽於海天將儀型於廊廟豈云茲土  
之具瞻

本朝

田獵賦

海城知縣 陳王星

盛京大將軍編甲士於金州途次海城獵於邑之原觀其開閣馳驟識

國家用武所由作田獵賦以志其事其詞曰於皇

聖武萬國乂康奠干戈於衽席掃蚩尤而掎撻槍簡親臣於閎閱起元老於東方伊大將軍膺

簡命而作鎮茲土也開三輔之風雲隸八旗之精良建纛於箕尾之野分符於豐沛之鄉其以藩屏

帝室屹如喬嶽之亘地軸倬如雲漢之麗天章間者披輿圖扼紀綱固封圉繫苞桑維金州枕海之隈居遼之陽飄風洲嶼儵忽千里實爲地之奧區巖疆因而籍

編氓於什伍寓兵甲於比閭欲程材而角技乃親閱乎封隅虎符先下於澤國羽騎繼發而晨趨馳載驟之駸駸揚飛旄之緝緝是時未至夫金州也委遲周道徐臻乎下邑夫海城者雖息壤之荒墟實

陪京之南服繡嶺關其項厝石蟠其腹寒泉盪其胸湯池燠其足三川合流而入海羣峰競秀而嵯峨唐宗東征而駐蹕列仙停奕而爛柯其平原曠野邱壑叢蠶麇鹿儲於孟渚茁葭盛於周南儻儻俟俟鄭之原圃秦之具圃未擅厥美於前也爾時壯士駿發驃騎臚分闢兩翼而開鸛鶴馳衆騎而約藩垣要遮駢衍

前後繽紛迤邐若驚濤之水輻輳若垂天之雲或被  
陵而緣阪或傾洞而蹈空或越壑而絕巘或掣電而  
繳風震震爍爍沈沈溶溶仆山絡野囊括其中雄雌  
惕息而戢翼巨細叫哮而張喙狡兔迷其三窟封豕  
失其叢薄麀麇無走險之能虎豹無負嵎之畧靡不  
崩踣委積拏攫枕藉蹶殘角落若忘魂褫魄之瞿瞿  
者於是帥賁育之倫往來決拾於其間士齎怒而賈  
勇馬汗頰而逸羣其周阿而上下乎巉巖也造父不  
敢爲之御轡羿氏弗能爲之控弦而乃競跣跣之奇  
極縱送之歡搜巖滌穴驅白澤而走青豸金鏃石弩  
之所磨滅穿雲沒羽之所摧殘決腹斷脰洞胸截肩  
雨血殷乎滿野風毛紛乎蔽天禽彌獸殫然後弭節  
舒御暫憇息乎平田毳帳旣列甲士傳餐次殺獲之  
多寡慰馳驟之便儼拍豚漉酒擢肉烹鮮染湯爛於  
麋腥薦冰厨之熊蹯勞逸之勢以均上下之情復安  
余以薄劣待罪是邑獲承斯烈際此大觀也繫思  
我

國家比三驅之制寓九伐之仁解網罟而泣罪獵熊羆  
而得人故命將出師戰無不克卽鎮臣之偶爾遊獵  
亦旣武且神若是也若夫春蒐冬狩按旗勒部豈果

絡繹步騎旁午聲軋幽都之北威攝扶桑之圃蓋以疆本而弱支豈僅耀靈而究武洵乎德威遠播古今莫觀矣

盛京賦

承德知縣 章經

惟幽沛之開基膺天授而御寓握寶籙以乘乾欽肇造於

聖祖聿懋昭以文德先赫濯以神武大業者定於永年宏功超軼乎振古拓闢朔方又安東土政教覃施黔黎綏撫用是於瀋水之陽遼濱之上相度川原審眎表廣興言隩區厥地塏爽正向出離規方則壤慮力役之

下徵詔發金於大帑趨事急於子來不日成於日往崇墉屹立霞表騫倚峻閣翬飛雲中麗峙下臨百尺之甍池上轟千仞之疊雉嬰堞資夫巨防結隅稱乎堅壘創四埕兮法日行之四隅闢八門兮象地維之八極九重城闕儼然虎豹之衛翼六服方輿混若微荒爲第宅此誠衍沃雄圖實惟阨塞固國於時萬里皈依心咸霑天澤百靈效順仰承

帝德廣運信貞自靡藉乎迅步之測上腴綺錯更莫計其收歸之極櫬槍旣掃景卿咸集弓矢韜于戈戢七表寧八荒一榮光塞河慶雲耀日奎聚五緯喜起百辟

豈惟播諸絃誦定已載之史冊緬祥發之靈基真形勝之萑域羣巖萃嶽聳秀大邦二波澶漫據游

帝鄉歌大風於沛里賦湛露於岐陽擬碧玉兮羅辰居恍形雲兮護天閭燦璇宮之瑞霽兮集錦殿之神光規度式崇於太乙兮宏麗奚羨乎未央丹墀青瑣班列駕行紫禁黃扉宿衛龍驤右城左平端垂拱於乾綱前朝後市標建極於明堂若夫秩宗和神人之典司徒授登耗之書秋署推平反之情虞部掌藪澤之區貔貅猛士元戎佩符箕畢異情岳牧呈謨庶司各致惠疇羣類咸悅阜儲廓恢侯甸鞏壯

皇圖請睹雍熙之盛槩已覩恬養之康衢九有淳龐營東爲最五達中達三條四會鳴朝士之珂馳勲裔之轡錦韉聯鑣繡幃結駟輪蹄接跡跋涉踵至貨殖鱗層闐闐櫛比雜沓紛塵喧闐動地孔道臨

內庭之命節劇驟過殊方之貢使顯窮葱鬱雲繞蓬萊

輦輅幸巡星平泰階山川色騰草木麗裁人習安於化域物競躋於春臺余也欣逢翊運恭際昌期謬榮晉邑備員

京畿觀作豐之景物式在鎬之威儀爰公座之維暇聊蘸筆以敷詞

長白山賦 并序

吳兆騫

長白山者蓋東方之喬嶽也晉臣袁宏有言曰東方萬物之所始山嶽神靈之所宅我

國家肇基震域誕撫

乾圖景歷萬年鴻規四表則茲山者所以昭應

皇輿合祥

帝室與有巢之石樓少典之軒臺同焜耀於方載者也

皇上聖文臨宇神武膺符慶洽人祇化隆海嶽仰

欽

祖德報禮神邱爰

詔侍臣致崇禋秩牲璧儷於羣望懷柔及於百神瑞檢雲

一陳穹壇星麗煌煌乎

聖世之盛儀埒虞崇而軼漢祀矣夫南山薦馨班固以小

臣作頌西嶽展禮杜甫以布衣獻賦草莽微臣竊附

斯義乃作賦曰

猗茲山之峻極眇羣嶽而獨尊體青瑀以出震標皓靈而燭坤揭龍荒而作鎮類鵬溟以爲門參二儀兮永峙表三成兮莫倫徒觀其大勢也則截嶭巒峯窈窕窪塘峽窈邈嶙峋壇漫莽曷廻漠漠以橫被岷堯堯而極上距遼碣啜朔孺騎挹婁睨朝鮮亘喬基于千



里造曾椒于九天赫兮無儔峭兮迴拔嶺輪糾以爭  
互巖巍嶷而相峴峰千仞兮鎬曜壁萬尋兮瓊潔鬱  
騁險兮橫秀紗負高兮帶霓洵東極之神隩詎西崑  
之可埒爾乃循覽四麓攷其周綴爰有黑松巨林歛  
蔓黝邃狃天有極縈地無際旣胞坂而連延亦籠山  
而摧摧根欒危以鱗羅葉綻獵而羽翳挈莖含飈以  
鬱翳攢柯冒霧而叢倚靄兮沈沈靄兮旣旣歛陰火  
于空心蹙陽波于槎巢乍頓道而欹臥忽摧壑而側  
植信亥步之未跡知禹桀之莫暨于是黛凝復嶂烟  
暝虛嵐森梢陬互埤壘嶄崑景晡時兮罕曜塗溢瀦

兮增湍而層陰于遙巘髮荒徑于修巒杳恍罔兮畫  
含暮條寥窅料兮夏凝寒其中乃有黑鷗青鷗蒼鷹素  
鷗皎鷗碧鷗迅隼俊鷗風騰猛腦霜披勁翮唳亢輟  
輞奮翰獮狻或命儔于杪顛或接巢于枝格隣金眸  
兮高睇厲青骸兮下擊緇采頰輝殊材異質皆恬相  
驚淪躍自鷺鼓背距以增響毳羽毛而成積極翔羣  
之詭錯咸沸卉而斯集若夫虬燦之儔昆駮之屬伏  
越長嘯豪豨振于鷹鷹昏影于積岨熊彪耽矚于叢  
木豺獍斷斷以猛噬豨縱驚透而紛逐般首劬角圍  
題從目昏嗥晨响風馳雷蹴慄林振壑殷巖駭谷至

乃青黠黃馳華貂文納挺修毫之溫潤含雕采之煒  
烈豆目賜耿麥髯狎獵棲迹曾冰冱蹤盛雪竄木末  
而騰趕穴巖覆而競捷羗托體于靈區疇効珍于華  
闕伊竒類之夥歟嗟難得而殫說爾乃林徑欲窮迹  
溪半墳轉千盤而漸高出九折而逾礙紆蹇產竦嶂  
峴豁修渚響湍瀨縈濯龍之滄淵欲納鶯之雙派殷  
雷地底倒景天外駭河流之凌薄劃巖珞而訇磕棧  
鬱盤于迴溪路屣屣于巉峴澗凝空兮誰涉崖踐虛  
兮儼對于是豁開直裂裂帶嶮如憑抗術阡於鳥際超  
軌躅於雲層遡半漢以上躋軼隆顛而窅升周步山

極肆目巖際曠若砥原坦若廣庭纖條不竦殊榛罕  
莖寒蕪莽莽石道冥冥何嶒嶮外峙而唐壇內平爾  
乃羣巒結瑤以峻起千巖削玉以攢立頽砒含皓以  
捲垣崕岷繚素而叢襲筵五色以相煥綿百里而環  
冪類瑤臺之偃蹇宛瓊山之崩劣仰重霄兮可捫俯  
下方兮無極互陰晴於膚寸覽星辰于盈尺伏岑竅  
而返眺訝雷雨之下黑爰有千齡之水太始之雪嵌  
空峭窞并凌庠岵六尺皚皚表丈幞幞迎素秋而競  
飛涉朱炎而自冽嶰壑森淒以月鑿峽嶠炯晃而鏡  
徹乍消長于新故疇單窅其融結紛銜耀兮遠映何

吹律兮可執爾其混同之本鴨綠之源衍爲神池以  
宅乎其間會瀾廣濶靈液淪漣振以曲碕之巉崿繚  
以襄岸之駢田含靚如拭積明若空乍風披以激灑  
條霞蒸而潰洩鑿翠啟鱸湍之徑躡雲構鮫人之宮  
爾乃疏隘穴屨砢跳潛沫駭奔深汨潰阿而瀉瀑  
霄鉢巖而頽溶徂南驟北趨浥聚洪清靈源于千頃  
淪神委于一江若其巘竇之所潛演穹廡之所復激  
漣似碓投洞若機疾並騰傾而灑珠遂奔揚而綴壁  
羣流旣溲四派乃馳灑潏崇岑喧脰峻岐颯沓雨集  
漱瀾烟霏桂流層碧之表淪波空翠之隈倒銀潢而  
半瀉矯皓蜺而迴飛於是澹泞安翔蜃蠃四會漾漾  
混濤滉滉振瀨抑魚龍之餘怒集大坻而爲滙澗兮  
永指臯兮徐邁出乎松花之陬注乎烏龍之外所以  
宣天綱之含布壯朔野之襟帶若攷其瓌奇之所窟  
宅珍瑋之所景彰則夜珠流照於素波頰玉攄采於  
青岡人獲抗莖於椹陰良栝挺筍於松陽靈趾駿螭  
而容與羽人撫鶴而棲翔畢山經以撰異莫茲嶽之  
靈長至其出納望曦懷吐雲霧苞陰陽以靈秘通元  
漠而神護小衆山於整敦眇七表於指顧嶮嶽則千  
市未殫縹碧則萬重紛聚碧頓挺拔之地軸俛嵯峨

之天柱故能上當辰曜仰禩

帝居抗基卓犖翔勢扶輿踞蒼門而表神宅並青岱而闢  
仙閭赫彤雲之晝聚焯紫氣之晨敷孕造夏之玉宇  
識臨代之寶符啓潛躍於

聖祖臻景鑠於

皇圖藏瑤牒兮可竦涌金精兮詎誣瑞我

清兮億載永作固兮不渝

歌辭

遼

睿宗功德歌

完顏匡

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  
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  
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

諷諫歌

文妃 蕭瑟瑟

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敵人不如塞姦  
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  
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  
劍佩鳴干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  
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  
牙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明

具瞻亭歌

御史程啓克

高閣倚危巔上與浮雲齊  
 林岑疊舞鑿斜逕吞吐日  
 月分東西盤旋曲折下復上  
 凌空百丈懸天梯聳身  
 數息不可到眼花神悸忽如迷  
 陽坡寬敞抱山腹羣  
 峰輻輳飛寒瀑高人指點歷畫圖  
 結構孤亭縱心目  
 雜芳繞徑搖晴光石龕鍾乳流瓊漿  
 開牕攬擷生靈  
 籟自然身世渾相忘紫芝黃石爭絢爛  
 啼鳥落花還  
 復見煙霞澹宕抱遊人可惜風光自流轉

覽秀亭歌

都督毛倫

秋風幾日搖霜樾北鎮西山兩奇絕  
 開牕覽小亭幽景物撩人自然別  
 丹崖翠壑吐仍吞紅雲白草入  
 深垣短碑古堦幽蘭裏野店孤春  
 何處村荒榛小徑不盈尺谷口縈  
 紆更深入蕭蕭木落滿天秋谿壑斷  
 流堆亂石山形地脈亦何崇上有千  
 歲之蒼松孤高偃蹇傲冰雪秀拔天  
 地輕秦封紅霞幾縷吞朝旭突兀  
 兀高樓斷山曲南峰勢壓北峰雄  
 劍戟森然對羣玉綵雲縹緲棲蓬萊  
 金闕森羅紫極開山空寂寂白晝  
 永野曠落落清風來飛簷鈴鐸響朱閣  
 石殿簾櫳開翠幕迴峰轉壑挹清溪  
 疊嶂層巒連碧落山原迢遞

千里通萬物蒼茫一望中放懷聊取片時適仙境未必人間同白雲一片青山小野戍煙霞秋意老林梢幾點認歸鴉天外數行橫海島時時乘興縱登臨與客攜壺共賞心海濶天空雲浩浩臺高樹合影沉沉

明

蘭英碑辭

都御史

李貢

蘭英蓋州軍也成化初調廣寧操備九年春隨總兵歐拒敵於小黑山敵因風縱火軍潰歐馬中箭死兵圍益急英曰主將三軍司命歐公危如大衆何乃以所乘馬授歐英遇害越今三十二年矣予行憲至蓋

聞其事而哀之乃刻石於墓而系以辭曰王朝之制兮邊守爲嚴遠人窺伺兮匪月伊年移師遠禦兮將卒鼓行主將馬路兮貫矢於膺耳目溷亂兮旌旗失位山川崩沸兮雷霆爲潰何此心之耿耿兮持本初而不背等死生於鴻毛兮特昭彰乎大義維將士之司命兮國體係夫重輕或纖芥之摧辱兮曾何用乎微生我骨可斷兮溝壑是橫我血可塗兮原野是腥獨主將之不可死兮遑鑿予之衷情期將卒之兩全兮信倉皇之所難矧鋒鏑之在前兮不可從容而盤桓惟委馬以奉主兮冀縱轡而生還豈廝役之受恩

兮欲圖報而難殫慨羊斟之御王兮抽夙昔之恨端  
乃戀戀於杯羹兮竟致主於日淺顧倉猝之所處兮  
在恩義爲兼盡人孰無死兮要能處之得其正重國  
事於邱山兮匪私情之是徇孰謂廝役之瑣瑣兮保  
茲忠誠之至性自歸骨於荒原兮已三紀其有餘神  
飄飄而長征兮飲沆瀣而康娛俯永世而一息兮侔  
貞烈以爲徒嗟恩膏之未及兮在世道爲何如周崇  
死難兮有門關以及孤漢寵死事兮紛印綬之纍纍  
覽往事以隕涕兮對幽墳而怆悵託貞珉以系辭兮  
慰忠魂於些微

本朝

巨流河辭

承德知縣 章 經

巨流河者古之遼水也其源自西北千里而來綿邈  
紆折激流奔駛勢挾風雷秋晚臨渡感觸曠懷因爲  
辭曰水浩漭兮瀉長河懷渺渺兮歛然過汎電疾兮  
走龍蜃招舟子兮浮中流泱漭無極兮千里色塞寒  
日落兮孤煙直原草白兮水際碧倏杳冥兮日將夕  
叱馭前驅兮何敢憚乎行役

盛京通志卷之四十六



